

许 强 陈忠村 主编



打工  
诗歌

# 2011年中国打工诗歌精选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许强：**1973年生于四川渠县。现定居苏州。先后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西南交通大学。

2001年发起创办民间诗报《打工诗人》，现改版为《打工诗歌》杂志。主编《中国打工诗歌精选》年度选本、创办中国打工诗歌奖。打工诗歌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

诗作发表于《诗刊》、《星星》等一百多家刊物。被新华社、《文学报》、《中国青年》、《工人日报》等全国近百家媒体报道。有诗歌作入选《2010中国年度诗歌》、《2011中国年度诗歌》等数十种选本。

曾参加江苏省第四届青创会。诗集《漂》入选江苏省作协第三届壹丛书。江苏省作家协会第五届签约作家。曾参加2010年《诗刊》第26届青春诗会。



**陈忠村：**原名陈忠强，安徽萧县人，初中辍学外出打工，暂住上海和蚌埠，系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同济大学博士研究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文学院签约作家、安徽省青年美协副主席、蚌埠作协副主席、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兼职教授和上海应用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兼职教授，曾担任同济诗社社长和参加诗刊社第27届青春诗会。诗歌《母亲的冬天》、《大树移植》和《穿行在上海的外乡人》入选《大学语文》，《高粱种子》入选《实用大学语文》等教材，出版《城市的暂居者》和《短夜》七部诗集等。主编或合编《墨香：当代中国画家作品集》、《安徽现代诗选》、《中国网络诗歌年鉴》、《中国打工诗歌精选》、《中外名家现代诗技法鉴赏》、《诗·城》和《中外现代诗结构·意象》，多次举办画展和参加中国美协主办的全国美术作品展并获奖等，荣获安徽省政府文学奖、全国鲁黎诗歌奖等。



上架建议：文学/诗歌

ISBN 978-7-5354-5891-9



9 787535 458919 >

定价：30.00元

# 2011年中国打工诗歌精选

主编：许 强 陈忠村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1年中国打工诗歌精选 / 许强 陈忠村 主编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5354-5891-9

I. 2... II. ①许...②陈... III. 诗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1819号

责任编辑: 何性松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陈忠村

责任印制: 左 怡 包秀洋

---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上海六艺印务科技有限公司

---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4.125 插页: 2页

版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行数: 5273行

---

定价: 30.00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1398701

## 本书编委会

主 编：许 强 陈忠村  
编 委：郑小琼 柳冬妩 李明亮 张守刚 家 禾  
唐以洪 程 鹏 李斌平 吴开展 陈向炜

# 目录

## 第一辑 安子·第二届中国打工诗歌奖专栏

- 1 站在低处写低处的诗歌（组诗）/唐以洪
- 6 打工手记/唐以洪
- 11 悲悯（组诗）/陈亮
- 14 在祖国的蜂房之上（组诗）/孙海涛

## 第二辑 2011年中国打工诗歌精选

- 17 走在工场上的人，身影渐渐走远（组诗）/程鹏
- 22 富家坝纪事（组诗）/张守刚
- 27 李明亮的诗（五首）/李明亮
- 30 贤江生活（组诗）/李斌平
- 32 被卡钟的嘴巴紧紧咬住（组诗）/柳冬妩
- 37 累了，是一个干净的词（外二首）/陈忠村
- 39 在远方（组诗）/吴开展
- 42 吴远碧（组诗）/陈宝川
- 44 在一首诗中邂逅深圳（外一首）/安子
- 45 失眠的雨声（组诗）/家禾
- 49 小贩（外两首）/刘大程
- 51 卑微（组诗）/蒋明



- 53 干涸了多少泪水（组诗）/池沫树
- 55 光阴的故事（组诗）/黑马
- 59 生活之痛（组诗）/商希恒
- 62 这异乡的喷嚏都来自故乡（组诗）/陈向炜
- 65 继续弯下身子的外乡人（组诗）/刘永贵
- 67 忘了故乡，忘了爹娘（组诗）/韩墨
- 71 异乡人（组诗）/周大强
- 74 一帮在广州拆楼的家乡人（外一首）/郝小峰
- 76 这一天，是娘的胜利/赵大海
- 78 春天里，在这阳光高处……（组诗）/泥文
- 81 不愿再活在空调厂的阴影里（组诗）/孙昭晖
- 83 11月4日，父亲来电（外一首）/马东旭
- 84 一直在路上（组诗）/凹汉
- 87 整整一个下午工地被机器声占据（组诗）/鲁绪刚
- 89 一列连夜奔驰的火车（外两首）/张世明
- 91 车床工/郑建伟
- 92 别东莞（组诗）/尹宏灯
- 94 雪落扬州/李晃
- 95 回家过年（组诗）/何真宗
- 98 三哥，你离开家时/许仲
- 99 他（外一首）/西屿
- 100 四十岁，买了四十平米的房（外一首）/梦阳
- 102 锅炉工（外一首）/碧杨树
- 103 人在他乡（组诗）/李长空
- 105 手握铁锹进入生活（组诗）/车邻
- 108 焊花滴落/许洁
- 109 赶公交的人们/阿北
- 111 劣质工程/廖作舟
- 112 我和我的祖国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徐泽
- 113 写给一个打工的农民兄弟/阿鬼
- 114 活着为了什么/郝志喜
- 116 出租（外一首）/陈再见
- 117 在塘尾，我是一尾受伤的鱼（外一首）/艾华林
- 119 咱爹咱娘（组诗）/侯明辉
- 122 铁厂招工/姚继军

- 124 我的青春，是厨房灶膛里跳动的火焰（组诗）/胡善华
- 126 有出息的祥子（外一首）/张友琴
- 128 寒风中的羞愧（外二首）/何吉发
- 131 城市没有劳动者的家（组诗）/时东兵
- 134 一些场景（组诗）/毛志刚
- 136 回家过年（外一首）/陈吉祥
- 137 献给母亲的诗（节选）/文生
- 148 为什么/词及演唱：孙 恒
- 149 放进我们的手掌/词：全桂荣 曲及演唱：姜国良
- 151 回家/词曲及演唱：姜国良
- 152 打工生存白皮书（组诗）/许强
- 162 女工记（节选）/郑小琼
- 185 秀沿路99号（外一首）/林溪
- 189 纪念日（组诗）/顾小英

### 第三辑 2011年有关中国打工（诗歌）声音精选

- 191 2011年打工群体生存写实/《中国新工人——家在哪里？》
- 198 “打工诗歌”的兴起与精神特征/柳冬妩
- 204 底层、民间与现代图景下的流动书写/韩模永
- 209 在大地上漂泊，在底层下唱歌/蒋德均
- 214 新世纪诗歌中的底层写作及其诗学意义/张德明



## 站在低处写低处的诗歌（组诗）

□唐以洪（获安子·第二届中国打工诗歌奖）

### 我好像就是他的父亲

那次回家，我的儿子  
正在和邻居的孩子玩耍  
看见我，立即躲到我母亲的身后  
把手指放在口中，一边吮着  
一边探半个头，平静地，怯生生地  
打量我，好像我不是他的父亲  
而邻居的孩子倒是兴奋得  
不知把手脚放在何处，一会儿唱歌  
一会儿跳舞，一会儿骑在小板凳上  
驾驾地叫着，围着我在院子里  
跑了一圈又一圈，想与我亲热  
好像我就是他的父亲  
直到天黑了都不肯回去

### 半空中的劳作

像一粒粒蜘蛛  
他们爬到城市里织网。织着  
织着，就把自己织到天上去了  
他们吐了很多很多的丝

给城市绣出了一层太阳的色彩  
拴在腰上的那根绳子，就是其中的一根  
但紧紧地拽在命运的手中  
他们迎着阳光往上爬了一点点  
命运就要将他们往下拉一些  
他们就是这样摇晃着，在半空  
与命运较劲，拔河  
很多个黄昏，我总是一不小心  
就遇见他们中的一个——  
先是“吱”的一声滑回地面  
然后像一粒坠网的蜘蛛  
迅速地爬进夜色，消失了  
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  
他们又将被命运从某个角落里  
使劲地拽出来  
悬挂在半空中

## 打电话的人

我现在胖了  
对！都一百三十斤了  
生活？生活很好哈。爸，放心吧  
已经找到活干了，很轻松  
老板不错，按月发工资，下月底  
我把钱寄回来，不要舍不得花  
要买点衣服。哦，腿还痛不。  
胃呢？到医院去检查下……大街上  
我看到一个黑瘦的男人站在  
一根电杆下打电话，有说有笑  
不！是一边打着电话，一边仰着头  
看电杆上的一张过时的招工广告  
我还看到，打完电话，他的头

一直那么仰着，仰着，仿佛在看  
天空的云彩，和从头顶飞过的麻雀  
我还看到，他低头的一刹那  
泪水如断了线的珠子  
从眼眶里倒了出来

## 一根木头陪他回家

他一直，这样  
用一条腿，和一根木头拐杖  
把身体斜靠在扑满灰尘的站牌上  
像一只把腿藏在翅膀里的公鸡  
欲要引颈悲鸣。汽车来了，去了  
去了又来，他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  
久久地盯着那些，上车和下车的腿  
仿佛他发现了，那些腿中有一条  
就是他曾经走失的那一条  
他这样，一直，用一条腿，和一根  
木头拐杖，把身体斜靠在扑满灰尘的  
站牌上，不知是在等车，还是在等  
那条，走失的腿，一起回家  
与亲人相聚。他欲要悲鸣的样子  
让我感觉他，又被命运忽悠了  
他跌打滚爬，与生活讨价还价  
最终，用一条有爱，有恨  
一腔热血的腿，换了一根硬邦邦的  
木头，陪着他回家

## 含着泪水的乐园

那里，我住了半年  
他们的那些事儿，了如指掌  
包括难以启齿的  
都是一些打工夫妻  
属生肖鸡的命。刨食于工地，车站  
和码头，垃圾场，或者流水线上  
用血汗奉养父母，养育孩子  
吃饭，穿衣，交水电，办暂住证  
和你一样，要过性生活  
只是，当你在自己，别人的床上  
或者娱乐场所，幸福得  
呼天叫地，快要死去  
他们还在抽劣质的烟  
使用最便宜的卫生巾  
在最简易的出租房里  
当哑巴夫妻  
那里，一个被扒光了衣物的  
地方。无数个肉体 and 灵魂。无数个房间  
三合板隔成，纸皮隔成。无数张床  
摇摇晃晃。无数张被单和蛇皮袋  
连成的遮羞布，由风撩起来  
被月亮的光斑偷看。白天被生活抽打  
晚上才能逃回那里，用火焰疗伤  
他们需要在身体里寻找人间剩下的一  
点快乐，和幸福。他们的身体  
含着泪水的乐园

那里，我从来没听到歌声  
只在夜晚听到纸皮那边的床板  
嘎吱嘎吱试探性地响着  
仿佛得到一种暗示，其余的床板  
跟着响起来，先是一张，二张  
后来就很多张了，响着，小心翼翼地  
像一曲没有尽力的合唱  
我相信，他们当中，一定会有人

紧紧地捂住自己的嘴巴。  
白天叫不出苦，连夜晚的一点点幸福  
也不敢叫出来。不敢叫出来。  
无数个肉体 and 灵魂，小偷一样  
躲藏在夜的深处

但他们常常被从夜的深处  
那点点快乐，和幸福里，揪出来  
袒胸露肩，一排一排地蜷缩在  
屋檐下接受盘查。盘来查去的  
他们的身份，依然是  
打工夫妻，打工的夫妻  
那里。污水沟。垃圾场。  
阴暗，潮湿。游医的广告。阳痿  
性冷淡，冰凉的字，铺天盖地，让人错觉  
他们那样了。他们当中肯定有人  
那样了。我常常听到张三家在吵架  
李四家，也在吵。一半为钱  
另一半难以启齿

## 一个张三出门，两个张三回家

站着出门，横着回家，白布裹体，  
草纸盖脸，连亲人的最后一面都看不成了  
他的女人一揭开白布就晕倒了，一半因为悲伤  
一半因为惊吓——出门的时候只有一个，回来的时候  
咋变成俩啦。这个小人物，在县城的一个木工厂上班  
不安于现状，加班加点，还觉得时间就像钱一样，不够用  
在嗡嗡叫的锯木声中，他还做了无数个幸福的梦  
梦见偏瘫的父亲能下地种田，得肺结核的女人不再咳嗽  
山脚下的小瓦屋变成了小洋房……这种小人物  
最容易惹怒生活，生活一动怒

命运就在他的身后狠狠地推了一把  
他就像一块木头，被推进了巨大的电锯  
一个就变成了俩。但上帝是公平的，让他们平分器官  
就连那张嘴巴，也一人一半。清洗这两具尸体时发现  
没有谁能够将他们还原，或者缝合一个完整的一生  
也没有人能够洗干净他们的胃，胃里积淀的苦  
已成了坚硬的牛黄。哀哉！这个小人物  
尤其那张嘴巴，生前没说过苦  
就是到了阎王殿也无法说了，惟独那两条腿  
略微弯曲，保持着生前的模样，还像在继续奔波  
只是，一条奔向天堂，一条奔向地狱  
把他活生生地撕成了两半

（选自安子·第二届中国打工诗歌奖获奖作品，唐以洪获安子·第二届中国打工诗歌奖）

## 打工手记

□唐以洪

### 一支皱巴巴的香烟

1993年，也就是我22岁那一年，我到了沈阳。

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不出去不行，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一家人的生活来源全靠土地里的庄稼和一群鸡鸭，经济那么拮据，许多与我同龄的年轻人都结了婚，而我还没有对象，父母难免要担忧。一天父亲对我说：“我给你找个建筑师傅，你跟他到沈阳去学搞建筑，挣够了彩礼钱就回来相个老实人家的女孩结婚，况且，有门手艺将来也不会挨饿。”

我带着父母神圣的“使命”和村里的人出发了。一路颠簸。等到了沈阳的建筑工地才发现，还能学什么手艺？我们干的活儿是捣鼓混凝土，卖力气的活儿。出都出来了，干就干吧！于是横下心，操起了振动棒。别看那玩意儿不大，可够沉的，它一振动起来，混凝土就四处飞溅，整个人也跟着振动起来，一天下来浑身溅满混凝土的斑点，只看得见两只眼睛在转动，更让人受不了的是一到晚上躺在大铺上浑身就痛得受不了，好

像骨头散架了。

累就累吧，只要有钱挣，挣够了彩礼就可以回去结婚了，父母神圣的使命成了我吃苦耐劳的动力。可是一月后，甲方就通知我们不用上班了，也就是被停工了，说我们捣鼓的水泥出了质量问题，不合格，要另换一批工人进场。于是我们二十多人就窝在工棚里等工钱，甲方不给，说没有要我们赔就是好事了。奇怪的是，我们捣的混凝土并没有用大锤砸碎重来，另一批人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开始干起来。后来，一些人看要不到钱就走了，他们带够了回去的路费，剩下的十几个人没有路费，就继续窝在工棚里等，一等就是一月多，等得一日三餐变成了一餐，有很多人把胃饿痛了，把脚都饿肿了，头饿昏了。后来饿得不行，我就和村里的一个年轻人跑到离工地有5里路的菜市里去拾掇枯菜黄叶，扛回工棚给大伙煮起吃，尽管没有油盐，

大家也吃得津津有味，有的吃着吃着就哭了。那段时间，不但生活和工作没有着落，吃烟也成问题，烟瘾大的，常背着人拾别人扔的烟屁股抽。有一天晚上，我在行李里发现了一支皱巴巴的烟，刚一点燃，四五个人立即围在了一起，甲抽了一口递给乙，乙抽了一口递给丙……那时候，我多么地想亲人，和家里的红薯、土豆，和从来都不喜欢的玉米棒子。那支皱巴巴的烟忽闪忽闪的，像一只小小的萤火虫，引领着我漂泊的灵魂飞回了故乡。

## 表哥的被子多像一张猪板油

1994年3月28日上午，我到了广州的番禺。由于我带的路费有限，在车上很少吃饭，又加上闻不惯汽油味，一出番禺汽车站就感到晕头转向。

从家里出发的时候我就给表哥打了电话，他说到时一定来接我。我在一家小卖店的门口坐了一会儿，给我接尘的表哥还没有来，于是又给表哥打了一次电话，估计车间离门卫室很远，我等了几分钟，表哥才上气不接下气地在电话那端说，他请不到假，叫我自己坐9路车到莲花山，然后向右转，向左转，就可以看到他的厂了，他的厂在五星工业区里。到五星工业区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很多厂都下班了，但没有看到有工人从工业区里走出来，两扇高大漆黑的铁门紧紧地关闭着，门口站满了人，像我一样伸着脖子朝里面张望。一个保安朝我们挥挥木棍，让我们离开，很多人骂骂咧咧地走开了。我心里想，有点像探监。不一会儿，表哥来到了门口，他说他很内疚，厂里有规定，不能出来，要晚上10点下班后才能出工业区。三月的番禺，白天比较温暖，太阳照得人懒洋洋的，我躺在草坪里睡着了。一觉醒来已经是晚上8点了，我又在工业区的门口望了一会儿，明明知道表哥要10点才能出来，我还是望了一会儿。后来，我蹲在有灯光的地方，看一张晚报，越看越觉得有点冷的时候表哥和表嫂下班了，他带着我回到了出租屋。

出租屋很小，只放了一张床，床上面铺了一条棉被，另一条是用来盖的，两条棉被都很薄，很旧，从这边可以看见那边的灯光，像一张猪板油。看得出来，表哥和表嫂的打工生活过得也不怎么好。亲戚相见，格外兴奋，我们拉了很久的家常，当我上眼皮和下眼皮打架的时候，表嫂从床下拖出了一张大纸皮铺在床前，然后从他们的床上抽出了一条被子。表哥说，兄弟就奈何睡吧，出了门就只这个条件。表嫂也说，有睡的地方就很不错了，你没看见桥下躺的那些人吗，他们也是出来进厂的。表嫂说的不错，路过莲花桥的时候，我就看见很多人蜷缩在下面。于是，我就合衣躺了下去。但是，怎么也睡不着，感到浑身都是冰凉的，好像躺在冷水里，表哥和表嫂在不停地翻身，我知道，他们也睡不着。有好几次，我刚一睡着就被冻醒了，于是，把身体蜷起来，蜷成一团，把头尽量地靠向大腿，我知道，我的睡姿就像老家那条怕冷的狗，把头埋在肚皮上取暖。



## 老板说左撇子喜欢小偷小摸

1996年冬。几经周折，我终于进了番禺石基镇的一个鞋厂。老板是香港人，带着副眼镜，很少到车间，但他到车间的时候，身后就跟着一大帮人，比如保安、厂长什么的，如果看见哪个员工在说话，没有坐端正，或者跟不上流水线的速度，他立即就要指着员工大骂，或者要求厂长把员工炒掉，因此，员工见老板就像老鼠见到了猫，很害怕。

我在厂里捶鞋，就是把鞋面上不平整的地方用锤子捶平，很累，工资很低，为了赢得加工资的机会，我干得特别卖力气，通常比别人早进车间，晚出车间。但是，只干了两个月就从厂里出来了，出得很郁闷，因为老板发现我是一个左撇子，说看到用左手做事的人心里就别扭，左撇子喜欢小偷小摸。于是就把我炒了鱿鱼。

那天上午，我正在捶鞋，为了加工资这一崇高的理想，我捶得满头大汗。当时我并不知道老板站在我的身后在观察我，听工友说，他足足观察了两分钟，等我发现的时候，他已经从我的身旁走到厂长那里去了。我看见他指着我在给厂长说什么，整个上午我都在猜测这件事情，是不是老板看我干活卖力，要厂长给我加工资，或者提拔我当班长？我这样想的时候，感觉锤子不再那么重了，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

下午，我刚一进车间，厂长就叫保安把我叫到了办公室，没多久，另外一名工友也被叫来了。厂长说，从今天下午开始你们就不用上班了。当时我正陶醉在加工资的幻想中，因此厂长说了两遍，我才回过神来。我们问厂长为什么，厂长说这是老板的意思，他不喜欢用左手做事的人，用左手做事的人喜欢小偷小摸。我对厂长说，我用左手做事不是先天的，是因为小时候伤了手，用右手习惯了。我不管你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反正老板不喜欢。后来，我们和厂长吵起来了，进来了几个保安，把我们拖出了厂门。

出厂后，我又回到了工地，当了一名建筑工人，在脚手架上劳作，望乡；在深圳、东莞、佛山等一些地方辗转，直到2001年5月，一列绿皮火车把我哐啷哐啷地送到了北京。

## 我发誓这辈子不再搞建筑

2003年的北京，天气冷得比较早，一到十一月，漫天就扬起黄沙，还刮着冷飕飕的风，让人睁不开眼睛，到十二月就开始下雪了，很多工地在为建筑物生火保温，我们的工地没有保温的条件，因此停工了。停工就意味着要与工头结算工资。工头总是推三推四，说什么甲方还没有给钱，这一推就推到了年关，人们回家的欲望就更加强烈了。

有人悄悄向甲方打听，甲方说早就给工头了。于是工人在马路上堵住了工头的小车，不给结账就不让他走，没有办法，工头答应1月16号给大家结算。16号离过年没有几天了。

那天，工人在工地办公室等了半天也不见人影，直到下午，他才开着车来到工地。但是他并没有给我们结清账，只是给我们每人发了4000元。一年干到头才4000元，谁也不愿意，于是大家和工头吵起来了。工头说没有办法今年亏了，锅里没有，碗里就没有，说翻年给我们补上，说完就要离开。我们又拦住他的车，要他写欠条，他不写，使劲地

按喇叭。没几分钟，几辆黑色的小车开进了工地，从小车上下几个大汉，手里拿着铁棍，见人就打，把我们打得四处躲藏，有的人被打破了头，有的人被打躺在地上。我躲在一台搅拌机的后面，逃过了皮肉之苦，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那一刻我发誓，这辈子不再搞建筑，太苦了，太累了，太危险了，太不好要钱了！

## 我在鞋厂做普工

2004年，温州的一个小镇。刚去的头十天，我为找工作跑遍了大街小巷。这里的厂真的多如牛毛，什么制衣厂、阀门厂、五金厂、鞋材厂……在一些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手工小作坊，轰隆隆的机器声从白天到夜晚从来没有停止过。这里最多的厂要算鞋厂了，而且大多数外来工都云集在这里。

后来，通过朋友介绍，我进了一家小鞋厂。我的工作 is 打包装，就是把一双成型的鞋按要求放进鞋盒里。看起来简单，操作起来很麻烦。或许是我的运气好，刚进厂就遇上赶货，一个月下来产量有30000双。虽然很累，但一听到工资可观，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到第二个月发工资时（在温州，许多工厂害怕员工流失，一般都要压员工一个月的工资），我就像掉进了冰窟窿凉透了心，我的工资和车间的一些人比起来低得太多，足足少了1000元。我怀疑是主管算工资时搞错了，便找他去理论，结果主管骂得我狗血淋头：“你想工资高，你去开前帮机，你去锤鞋……干吗要来干普工？”我无趣地离开了主管办公室，也就是在那时，我终于知道了自己的身份是一个普工。也就是在那时，我知道了在温州的许多工厂存在着员工等级分化的现象，特别是鞋厂，他们把员工按照工位分为特级工、一级工、二级工、三级工和普工，特级工的保底工资是2200-2500元，一级工、二级工、三级工、普工领计件工资。由于单价不一样，员工的工资悬殊很大，一级工和二级工一年到头能够存点钱，三级工的工资刚好够花费，普工就必须勒紧裤腰带，有的还得借钱花。我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和那些一、二级和三级工相比，普工所付出的时间和劳动量并不比他们少，工资却比他们少得多；同时，普工在主管眼中比那些等级工低人一等，那些一、二级工请假时主管一般都会同意，而普工请假就困难得多，主管总是以人员不够用为借口不同意；有时候普工和一、二级工发生摩擦，挨批评的是普工，挨罚款的是普工，被开除的，普工占多数。总之用我们主管的话说，宁愿走十个普工也不愿走一个一级或二级工。在这样的环境里，那些一、二级工也愈来愈看不起普工，常常对一些普工吆三喝四。因此有一段时间，我很想离开温州，但每当我走出工厂的大门，我就感到茫然，不知何去何从。

或许是心理不平衡的缘故，我开始迟到和早退，开始和主管顶嘴。记得有一次，我感冒需要上医院，上午9点就向主管请了假，主管破天荒同意了，但他要求我再坚持一个小时，否则作旷工处理。第一次得到这样的待遇，我当时很激动，但这种心情没延续到二十分钟就骤然降到了零下。在我向主管请完假回到岗位不久，就发现一个叫陈雄的一级工拿着放行条屁颠屁颠地跑出了车间，经打听才知道他女朋友过来度周末了。于是，我愤怒地离开了车间，至于主管在身后吼叫什么的我根本没有理会。

第二天早会，主管宣布了对我的处罚，并把一张100元的处罚单贴在车间的罚款栏里，理由是无故旷工。在和主管辩理时，主管一再重复：“你愿做就做，不做就走人，工资一分没有，温州啥都缺，就是不缺两条腿的普工……”愤怒之下我撕毁了罚款单。晚上加班，我的工位被一个女孩代替了，主管说我不适合在厂里干。但最后，我并没有